

夜火车

好久没有这样凝望着夜了。在深夜，我端坐在窗前凝望，凝视夜和夜的并不固定，却在行进中的大地。在夜间，绿皮火车像是大地上一只奔跑的兔子，欢快的奔跑中略带着机警。

夜的大地黑漆漆的，火车声咣当咣当地响着，坐在窗前，我感受到了寂静。寂静让我的眼光伸向夜的深处，看不清楚夜深处的大地，河流、树木、房屋……以及大地上生长的一切动植物们的模样。但大多数时候，铁路两边亮着无眠的灯火。城镇、乡村、车站本身的灯火一闪而过，像是夜的一个补丁，偌大的，色彩斑斓的补丁。

旅途上看到这样的灯火，很多人内心便会滋生一种温暖得无以言说的东西。在绿皮火车软卧和硬卧的走廊上，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端坐的人，看到他们，我就当他们也是在急切地思念家乡，思念爱人，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亲切，感觉灯火可亲——哪怕我便是那端坐人的其中一个。

走灯

灯光昏黄，人影绰绰，村庄在幽暗中浮动……纸的棺槨，村庄一位老人永远地睡了。而在正月里，我们还向她拜年，她憨厚地朝我笑着，喊着我的乳名。但这笑，这亲切的声音转瞬消失在新年的天空。

她儿孙满堂，也有自己至亲与至爱，但一生从未走出村庄……如果没有这座村庄，世上很少有人知道她，甚至不知道她在人间笑过、哭过。现在哀乐声，哭泣声、怜悯声低旋回荡，充满着村庄……乡亲们头缠白老布，白老布让他们满头如雪似霜。村庄仿佛一夜白了头。他们以戴白老布孝帽，称这叫作“见棺白”。有了这一片白，他们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凄苦，有着说不出的悲痛和凝重。

为亡人远行，乡村最隆重的仪式就是走灯。

为了让乡亲们不走夜路，老人孝顺的儿子将走灯时间选择在天明。天一大白，草木瑟瑟，万物光辉，大地也像裹了一捆白老布……开始走灯了。乡亲们提着灯，当然有人接灯、送灯……跪拜，烧纸、敲锣打鼓、吹唢呐，将长长的炮仗响在老人生前无数次走过的路上……春天的早晨，大地无垠，提灯的乡亲走在天地间，用光明驱赶黑暗，用光明送走亡灵，显得多么虔

诚而庄重——我听唢呐声由高亢，变得细若游丝，提灯的人似乎比谁都明白，那一盏盏行走的灯和唢呐呜呜的唢呐声，洞亮的也是他们的宿命。

地耳

它贴着泥土，贴着春水，仿佛悄悄地谛听着春天的消息。实际上它总是沉浸在春天的草地上。如果没有春天，没有春天湿润的草地，哪里会有它的存在。即便存在，它的谛听也将会变得异常单调和沉闷。

乡亲们说，它是老天甩下的一把鼻涕。这种说法让人听了心里怪怪的。但确实像，像一声春雷响起，老天冷不丁打个喷嚏，不小心甩下的。灰不溜秋，又滑溜溜，看上去有些拖泥带水，极不干净。乡亲们这样说，却并不嫌弃，还给它送上许多好听的名字：地踏菜、地皮菇、地衣、地耳……在这些名字里，我喜欢它叫地衣和地耳。但叫地衣似乎又觉得有哪里不对，是哪里不对呢？地衣算是一个好名字，像春雷一样悦耳动听……再就是叫地耳了。地耳仿佛散落在大地的耳朵。一地的交头接耳，谛听春雷馈赠大地怎样的响亮和丰饶？

乡下人实在。我看见乡亲们成群结队地去采地耳，然而放在水里洗干净，做成了桌上的佳肴。一群姑娘们，一边洗着地耳，一边高兴地唱着山歌。而采地耳的男人却一声不吭的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——记得，乡下人说那些不好意思，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就是“黑耳朵”。黑耳朵，黑耳朵，像大地上羞涩的花朵。

故事

总是无端地想起一些故事。故事，故事，就是故乡的事吧？如烟似雾。断断续续的回忆。乡村、少年、故乡以及远逝的亲人，三两声鸟鸣……想起这些，心里就有一些温馨，有一些沉迷，还有些莫名其妙的疼痛。

这种疼痛，不是锥子锥了一下的感觉。不是那样的。因为那些故事的本身并不一定给我带来疼痛感。甚至，仿佛是旧时代电影里某一个画面，一闪而过。我抓不着。但那些故事以前确实真实地存在过，我身居其中；现在依然存在，时而袭击着我的思想。

有点酸涩，温暖的味道。涩涩的，就像眼里刚爬出的一



月光城 随笔

故乡手记

徐 迅

滴暖流。

但想了半天，我总是不是很清晰和明了。再想时，我脑子里的故乡是一片空白，它发出一种胶片走动似的滋滋声。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其中不可言说，或有一丝丝甜蜜和忧伤。

传说

传说中故乡遍地宝藏，到处都有金银财宝的谚语。如，“上七里，下七里，还有金银在漆器里。”如，“金杯银筷铜盘玉碟。”如，“金仓金子亮，银仓银子多。头顶大吴寺，脚踏三到河。有人来得到，三千八稻箩。”什么人能得到？传说设置的难度是：“有胡子奶奶，没胡子老的，圆蹄子牛，开蹄子马，竹篮子装水，稻草搓金索……”还有某地，不仅说藏有金柜银柜，而且有金撑篙、银扁担。但能得的人必须是“不长胡须的男人，长了胡须的女人”。男人不长胡子或有，女人长胡子哪里找到？至于“圆的牛蹄、开的马蹄”，更像天方夜谭。

故乡雪金藏银，当然也是风水的宝地。例如，说甘家坪：“甘坪一穴地，面朝鸡冠石。谁能得到，纱帽当斗笠。”谶语说姓甘的人以地师失明为代价得到宝地，信誓旦旦地承诺照顾地师一辈子。但时间久了，甘家人却见利忘义，抛弃地师。事情闹上朝廷，惹得龙颜大怒，说：“只留甘家坪，不留甘家人。”——诡异的是这里确实没有了甘姓的人。

都说风水宝地是：“不出知府，就出王侯。”例如，说五庙：“五庙一只虎，掩耳听钟鼓，谁能得穴地，代代出知府。”说逆水：“狮象把水口，宝剑插龙头。学习读书好，就能当诸侯。”……不知道故乡的五庙出过知府没有，但逆水出了几百个博士和硕士却是真的，因为他们的故事上过了报纸——传说从此有了口实，传说者好像深明大义。

又：2024年5月4日，参观故乡天柱山博物馆，见到“铁牛！铁猪”（宋）的介绍：2010年7月16日出土于天柱山镇河西村甘坪沙场。铁牛，长1.5m，高0.75m，腹围1.25m；铁猪，长0.95m，高0.45m，腹围1.15m。两件铁器均为实心浇铸，制作考究，造型生动，栩栩如生。专家考证为宋代制作，距今已近千年，具有一定的科学和艺术价值，且与故乡皖河两岸的民谣“金牛拉金耙，藏在湾田下，哪个能买

到，能买普天下”相呼应。附之以记。

歌 谣

认识故乡有时就从歌谣开始。记得小时候，故乡有首童谣：“我有一分钱，骑马到苏联，苏联莫斯科，吃个大萝卜，萝卜抛（空）了心，骑马到北京，北京天安门，骑马到梅城，梅城没得讲（方言念港。好的意思），骑马到黄泥港，黄泥港有个井，骑马到余井，余井吃个耙，一直到了家……”童谣字头咬字尾，用了顶针格，像有学问的样子。有学问的是它嵌入了地名：莫斯科、北京、天安门、梅城、黄泥镇、余井……说莫斯科，因为我们那时称苏联同志为“老大哥”，穿了苏联的大花布。地名忽中忽外，忽城忽乡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倒是让我们从小增强了认识故乡的一种能力。

故乡亦有歌谣。比如，“黄泥佬，卖大蒜，黄泥的奶奶（女人）真好看。”还有一首《车水谣》：“车水车水，车到江家嘴，江家嘴的奶奶（方言，爱人）好白腿……”歌谣里有人调情，仿佛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佐料。有意思的是，歌谣里的“黄泥”和“江家嘴”两地曾都是当年的繁华之地。还如黄泥港，就被称为“小上海”“小苏州”……在歌谣长大，我们不知不觉记住了故乡的一些地名，记住了故乡的今生前世。

然 而

春天吐絮的杨柳、萋萋的青草，掩映着一座座白墙黑瓦。一口池塘像是大地的一枚枚纽扣。桃花汛泛滥的时候，潺潺的河流、清亮亮的池塘，碧翠滚涌。一条条鱼儿跳跃着，像是飞舞的一只只银梭。放牛时，孩子们早早把牛绳远远地丢掉，扔下的牛群径自在岸边吃草，孩子们笑着、闹着，用网兜挡在河坝或池塘的水口抓鱼。这时如果说还有一些斯文相的话，那么一到夏天，孩子们就无束无拘了。他们光着脚丫子在水塘或河里，成群的鱼儿嬉在脚肚、膝间，扰得他们脚窝痒痒的，每逮到一条鱼，他们把它抛到岸上，河岸边一片欢呼。有人上岸折了一根柳条，就将鱼儿串起来挂在牛角上，乘着夕阳，哼着黄梅小调回家……

今日立夏。